

第一章 哪尼？我死了？！

注意到一輛失控的卡車猶如瘋牛般朝自己衝過來時，袁唯靖全身僵硬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它撞到身上。

那一瞬間渾身的骨骼似乎都發出了劇大的響聲，但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疼，直到身體摔到地上，依然沒什麼實感，這讓他覺得很奇怪。

愣了幾秒鐘，他坐起身，摸了摸臉，摸了摸胸口，毫無異常。

可周圍卻傳來了驚呼聲和倒抽冷氣的聲音，卡車司機終於停住車子後慌慌張張地跳下，臉色慘白地朝他跑了過來。

「快叫救護車！」

圍觀者的驚呼聲清晰地傳進袁唯靖耳中，他狐疑地看著周圍的人，不是很明白他們在說什麼，他不是好好的嗎？

站起身，他急著想走，因為十分鐘前媽媽打電話給他，說收到了他的大學錄取通知書。

正要邁開步子，眼角的餘光卻看到柏油路上有一大灘紅色的液體不斷往外擴散，袁唯靖驚訝地瞪大眼睛，慢慢轉過了身——地上還躺著一個他。

黑色的短髮，端正的五官，白皙的皮膚，身上穿的是淺藍色的T恤、牛仔褲、球鞋，那確實是他，但那個「他」滿臉鮮血，臉色灰敗，雙目緊閉，看起來已經死了。

死了？這個念頭在腦子裡一冒出來，袁唯靖打了個寒顫。

卡車司機這時在「他」身邊蹲下，顫著手去探「他」的呼吸。

兩秒鐘後，戴著鴨舌帽的司機一下子癱坐在了地上，胸膛劇烈上下起伏，好像喘不過氣。

人群又發出了驚呼聲，有人不忍心地別過了臉。

袁唯靖依稀聽到他們在說「死了」之類的字眼，他瞪大眼睛，腦中一片空白，然後朝卡車司機伸出手，想搜著他的衣襟說自己根本就沒有死。

可是他抓不到，伸出去的手直接穿過了對方的身體，他繼續往前走，毫無阻礙地穿過一個個人，就這樣走到了人群外面。

回過頭，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和那些圍觀的人已經不在一個世界了。

他低頭看自己的手，這隻手看起來和平時並沒有什麼變化，除了變得有一點點透明之外，這麼說來，他現在是所謂的……幽靈嗎？

他就這麼死了？在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當天？

「喂，你是袁唯靖吧？」

正沮喪時，一道中氣十足卻略顯不耐的男聲突然自左方響起，袁唯靖渾身一震，立刻轉過頭。

由於發生了車禍，馬路上的行人全都跑去圍觀了，現在附近空蕩蕩的，根本一個人都沒有。

「喂，這裡。」

聲音再度響起，袁唯靖意識到那聲音在自己腦袋上方，困惑地抬起了頭。

一個身穿筆挺黑色西裝的男人正站在半空中低頭看著他，看起來不到三十歲，容貌很英俊，但大概是表情很不耐煩的關係，給人難以接近的感覺。

見他終於找到正確的方向，那人朝他勾了勾手指，說：「上來。」

上來？怎麼上？袁唯靖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睛。

「跳上來。」男人撇了撇嘴，簡單做著指示。

袁唯靖哦了一聲，雙腿用力，人往上跳。

他的運動能力在班中只能算中上，跳高也絕不是強項，但這會兒他嚇了一跳，因為這一跳，真的直接就跳到了半空中。

那種感覺就像是腳底下裝了超級彈簧，而且還不只一個。

袁唯靖心裡很感慨，站在半空中的感覺很奇怪，尤其是腳下明明是空氣，卻像踩著平地那麼結實。

男人對他的適應能力還算滿意，點了點頭後語速極快地說：「好了，事情是這樣的，你已經死了，所以我要帶你去陰間。那裡和陽間沒什麼不同，也需要吃飯、睡覺、工作。你比別人幸運的是不用辛苦找工作了，因為我們事務所的老大相中了你，打算讓你加入。」

說完，男人從口袋中拿出一張黑色的名片，筆直遞了過來。

袁唯靖愣愣地接過，精緻的卡片上印著兩行字：陰間萬事達事務所、HR 兼業務員夏銘。背面也印著兩行小字，看起來像是地址和手機號碼。

陰間萬事達事務所，他開始在腦海中重複這個名詞。

萬事達他是可以理解啦，可是陰間真的存在嗎？而且這個人剛才說陰間和陽間沒什麼不同？還說到那裡一樣要吃飯睡覺工作？這，不會是詐騙之類的吧？但他都死了，還會有人故意捉弄他嗎？不會吧……

腦海中充斥著問號，地面上救護車的聲音卻打斷了袁唯靖的思路，他低頭，看到自己的屍體被救護員搬到車上，有人撿起他掉落在地上的手機打了電話，不用想也知道是在打給誰。

「如果沒什麼問題的話我們走吧，我今天還有工作沒有完成，時間可是很寶貴的。」夏銘在旁邊發出了不耐煩的催促。

袁唯靖想著自己的父母，他是老來子，爸媽從小把他捧在手心裡呵護，好不容易盼到他長大，念完大學就可以工作回報二老了，可結果，他就這麼死了？

手不自覺地抓緊了胸前的衣服，儘管胸膛裡的心臟已經不會跳動，他卻感到了疼。

「我現在還不能走。」他喃喃地丟下這句話，突然朝救護車離開的方向追了過去。夏銘瞪著他像火箭一樣衝出去，禁不住有點火大。這臭小子有沒有搞錯？自己丟下工作特地來接他，他這是什麼態度？

現在不能走？那等他想走了再自己找過來好了，反正地址已經給他了。

夏銘想到這裡，拍了拍屁股打算走人，轉身伸手在半空中拉了一下，一扇隱形的門漸漸被他拉開，隨後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進去。

袁唯靖跟著救護車來到醫院，進了手術室，眼睜睜看著醫生們對「他」進行急救，

然後放棄，最後宣佈「他」死亡。

在護士將「他」推出手術室後，一個人影衝了過來，那人嗖的一下穿過了就站在病床邊的他，撲到了屍體上。

「小靖！小靖！你睜開眼睛，你不能就這樣丟下爸爸媽媽啊，小靖！」

媽媽撕心裂肺的哭叫聲充斥了整個走廊，濃重的哀傷彌漫在空氣中，袁唯靖睜大的眼睛模糊了，臉上涼涼的，他一摸，才知道自己流了淚。

原來幽靈也會流淚嗎？還有胸腔中這股撕裂般的疼痛，有沒有可以緩解的方法？爸爸腳步踉蹌地走了過來，滄桑的面容上滿是淚痕，他彷彿一下子蒼老了很多，腳步慢了，背也彎了，伸出的手不停地顫抖。

無法再看父母陷入絕望的樣子，袁唯靖扭頭穿過醫院的牆壁，一下子衝到了外面。他在半空中跪了下來，把臉埋在臂彎裡放聲大哭，直到聲音哭啞了，再沒有一點力氣才慢慢停了下來，然後看見醫院門口，爸爸正扶著媽媽走出來，兩個人的脚步都有些搖晃。

「爸爸，媽媽！」袁唯靖撲過去大聲呼喊，張開雙臂想抱住他們，可身體卻穿了過去。

他不死心地試了一次又一次，可每次都只能換來失望，最後，他只能氣喘吁吁地站在路邊，看著二老哭著上了一輛計程車。

沉浸在巨大悲傷中的袁唯靖，沒有注意到他身後的半空中出現了一圈閃爍的銀光，緊接著，一扇門被人推開了，夏銘去而復返。

他一回去就被老大罵了一頓，逼他馬上又得來陽間找這小子。

夏銘表情陰沉地走了出來，砰的一聲用力甩上門。

過大的響聲驚動了地上的人，袁唯靖愣愣地轉過頭，清秀的臉龐爬滿淚水，看起來非常可憐。

只可惜，朝他筆直衝過來的夏銘顯然沒有絲毫同情心，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往半空拖，暴躁地說：「你這混帳小子，害我被老大罵了一頓，如果今天因為你害我沒能完成工作要加班的話，我絕對不會原諒你！」停頓了不到一秒鐘，他語帶狐疑地又低聲咕噥了一句，「居然能讓老大說出不帶他回去我也不用回去的重話，這傢伙到底什麼來頭？」

這麼說著，他們兩個已經來到了半空中，夏銘沒有絲毫猶豫地再度拉開了門，拖著袁唯靖就要走進去。

「放開我！」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看起來好脾氣的溫良少年居然拚命用手抓著門框，而且用力掙開了他的手。

夏銘有些詫異地看著他，已經踏進門的一隻腳不自覺地收了回來。

袁唯靖憤怒地瞪視他，惱火地低吼，「你到底想幹什麼！我不認識你，憑什麼我要跟你走！什麼陰間陽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我只知道爸爸媽媽現在很悲傷，我要在這裡守著他們！」

「你現在只是靈魂，守著他們根本就沒有意義。」夏銘冷冷地說，雖然傷人，卻是事實。

「就算這樣……就算這樣我也要留下。」袁唯靖低聲呢喃，搖了搖頭。

「然後呢？」夏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「連醫院的場面都受不了，留下來你還能做什麼？親眼看著他們為你設靈堂、做法事，哭到昏天黑地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袁唯靖張了張口，卻發現自己沒辦法反駁。

確實，不用回去也能想到家裡接下來會發生的事，這種事，誰家不一樣呢？靈堂、法事，以及深沉的悲傷。

「哼，什麼父母很悲傷我要留下，不過是無法面對現實的懦弱罷了。」夏銘繼續說著冷酷的話，表情看起來有些惱火。

他現在很想一拳把眼前這個搞不清狀況的傢伙揍昏，直接帶去陰間，可是只要一想到不久前老大再次命令他到陽間來接人時的表情，他就不得不把這份衝動強壓下去。

不管怎麼說，要揍趴這個笨蛋是很容易，但如果惹火了老大他可是會很麻煩的。袁唯靖垂著頭，無法忍耐的眼淚終於一顆顆掉下來，他喃喃地說：「我不是懦弱，可是對爸爸和媽媽來說，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，我……」

哽咽取代了未完的話，袁唯靖抬手捂住了臉。

夏銘冷哼了一聲，側目瞥向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少年，面無表情地說：「這沒什麼，時間久了你就會習慣了。」

這句話就像是刀一樣戳進了袁唯靖的心裡，他猛地抬起頭，一把揪住夏銘的衣襟，惱火地說：「你這人怎麼這麼冷血！」

夏銘的眼中閃過了一絲對少年的輕蔑，他冷酷地勾起嘴角，性感的薄唇吐出對袁唯靖來說太過殘忍的話，「你指望一個死了幾十年的人還有熱血？抱歉，這麼天真的想法只會惹我發笑而已。」

袁唯靖倏然瞪大了眼睛，怔怔地鬆了手。

是啊，他怎麼沒想到，夏銘應該死得比他早，他此刻經歷的所有痛苦，眼前的人已經感受過了。

正因為瞭解這一切，不希望自己重蹈他的覆轍，夏銘才凶神惡煞地阻止自己嗎？見他愣愣地看著自己，夏銘再度開口，「你考慮清楚了嗎？現在奸商賺起死人的錢可是很黑心的。如果不想讓你父母一直花那種冤枉錢，你就好好工作，自己有收入的話，至少不用他們定期給你燒紙錢了。」

話題突然扯到紙錢上，袁唯靖根本就反應不過來，茫然地問：「什麼意思？」

夏銘很快回答，「燒紙錢是怎麼回事你不知道嗎？活人給死人燒紙錢，就是為了讓他們在陰間有錢花。但如果你有工作，就可以託夢告訴他們，不用麻煩他們了啊。」

袁唯靖聽得渾身一震，他當然知道紙錢的事，畢竟家族裡也有已經過世的長輩，可是，他依然瞪大著眼睛，還是聽不懂夏銘的話似的。

夏銘半轉過頭，受不了地朝他翻了個白眼，不耐煩地說：「陽間燒紙錢就像郵局匯款一樣，等他們燒完你就能收到了。」

說得好像那些紙錢會從天上掉下來，他只需要張開雙臂去接一樣，袁唯靖對這個

答案有點無語。

「喂，可以跟我走了嗎？」夏銘抬起手腕看了眼錶。該死的，已經為這個小鬼浪費太多時間了，可惡，他今天肯定要加班了！

以為這死小孩認清現實後就不會再有什麼留戀，沒想到，他都把事情說得這麼清楚了，那小鬼居然還是猶豫不決。

「我想再回去看最後一眼……」

「有什麼好看的，再說我可是很忙的！」

「夏先生你當時死的時候，難道沒有留在父母身邊多看一會嗎？」

袁唯靖皺眉看著夏銘，澄澈的眼睛裡刻著強烈的哀傷，那神色終於勾起了夏銘幾乎已經遺忘了的同情心。

他冷哼了聲，別開視線說：「我是孤兒。」

袁唯靖一愣，垂下眼睫低聲道歉，「對不起，我不是要勾起你的……」

「少自以為是了，你這傢伙。我可不覺得這是什麼傷心事，我現在在陰間活得逍遙自在，可比過去在陽間的時候爽多了。」

夏銘一臉鄙視袁唯靖的神色，確實沒有絲毫悲傷。這反倒讓袁唯靖無法理解了，死了，怎麼可能比活著好呢？

「陰間……真的有這麼好嗎？」

「啊，比這烏煙瘴氣的陽間好得多。」

「那麼，讓我回去和爸媽道個別。」袁唯靖還想掙扎。

夏銘卻板著臉一把拽緊了他的胳膊，再次拉著他往門裡走，邊走邊說：「你現在道別有什麼用，他們根本就聽不見，要說也等能託夢給他們的時候再說啊。」

「欸？託夢？」

「沒錯，等你在陰間積到陰德後，就可以給陽間的親人託夢了。」

夏銘爽快地答著話，已經邁過了那扇泛著光的門，而袁唯靖一方面還在想託夢的事，一方面緊張得忍不住吞了口口水。

陰間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不會像書上描寫的地獄那麼可怕吧？他要接受審判嗎？

腦中的疑慮還沒有得到解答，夏銘已經用力地把他拉進了門裡。

眼前閃過一道強烈的白光，緊接著，讓他驚訝的景象出現在了眼前。

身邊，夏銘戲謔地揚起嘴角，抱著雙臂說：「歡迎來到陰間。」

袁唯靖懷疑夏銘和他開了個玩笑，而且是一個天大的玩笑。

此刻他們的腳下，高樓大廈鱗次櫛比，熱鬧繁華的商店街行人摩肩接踵，遠處還有佔地極廣的遊樂場，摩天輪和雲霄飛車都很顯眼。而大馬路上，私人轎車和公共巴士井然有序，行人穿著或流行或復古的漂亮衣服，一個個都打扮時髦。

這哪是什麼陰間？這根本就是一座繁華大都市，只不過不是他熟悉的那座而已。

袁唯靖轉頭看向夏銘，有些不快地說：「夏先生，你在戲弄我對不對？我們現在在哪裡？」

夏銘並不意外他的反應，勾起嘴角說：「當然是在陰間，初來乍到覺得不可思議

是正常的，等我帶你到事務所，老大會向你解釋一切。」

他說完，帶頭往前走，袁唯靖還瞪大眼睛在看腳下。這裡……就是陰間？太難以置信了！

然後他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自從出了那道門後，他好像就沒辦法隨意控制身體了，就像現在，他很想到地面上去看看，可卻沒辦法下降。

注意到他的表情變化，夏銘解釋道：「到了陰間，很多在陽間可以使用的能力就消失了，我們在這裡就像人類在陽間一樣，是沒辦法做特別的事的。」

「那個……在天上走路難道還不夠特別嗎？」

「我們只是還沒有離開『通道』的範圍而已，你可以想像我們現在是走在一條看不見的巨大管道裡。」

「那我們要走多遠才能到事務所？」袁唯靖急於到地面上去看看，不得不承認，他現在對陰間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。

夏銘聳了聳肩，隨口回答，「等走到通往地下的那條管道就可以了。」

「唔，通往地下的管道？你能看到它們嗎？」

「沒錯，我們到了。」

「什麼？啊啊啊——」

事實就是，能看到管道的夏銘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的，沒有在袁唯靖踩空前提醒他小心腳下。

於是，淒厲的驚叫聲迴蕩在整個天空中，才來到陰間不到十分鐘的可憐少年，就這樣直接掉進了夏銘所說的通往地下的管道。

而在他身後，夏銘高高揚起嘴角，兩手輕鬆地插在褲子口袋裡，輕輕一跳，開始順著管道往下滑。

管道並不是直線的，而是有巨大的彎道和高低落差，那種感覺就像是在水上樂園裡坐螺旋滑梯一樣，所以袁唯靖的尖叫聲幾乎持續了整段旅程。

終於，在經歷了不知道多少彎道和起伏後，地面越來越近，袁唯靖看到自己筆直地朝一幢看起來非常高檔的辦公大樓飛去。

他驚恐地瞪著大樓淺藍色的玻璃外牆，驚天動地的尖叫變成了絕望的哀號，「不要啊啊啊——」

然而，意料中的劇痛並沒有傳來，藍色玻璃彷彿知道他的到來般，在他要撞破它的剎那打開了一個圓形的缺口，正好夠他順利地穿過去。

砰的一聲巨響，袁唯靖撞上了一大團非常柔軟的軟墊，但儘管如此，由於姿勢不對，他還是覺得脖子快斷了。

「痛痛痛……」他捂著脖子發出悲鳴，眼睛裡也不由得冒出了水氣。

他不是死了嗎？他現在不是幽靈嗎？既然如此，為什麼還會這麼痛啊！

身後這時傳來嗖的一聲輕響，袁唯靖愣了一秒鐘，立刻猜到那是什麼聲音，顧不上快斷掉的脖子，他趕緊往一邊滾開。

果然，軟墊又響起砰的一聲，墊面因為受到重擊，一瞬間塌陷又很快彈起，頓時把滾到邊邊的袁唯靖彈了出去。

袁唯靖慘兮兮地摔倒在鋪了地毯上，扭頭一看，果然撞上軟墊的是夏銘，跟在他後面滑下來了。只不過，夏銘的姿勢非常優雅，整個人平穩地坐在軟墊上，這會兒，腳一用力就站起來了。

將近一百八的夏銘現在完全站直，居高臨下地看著趴在地上、姿勢可笑的少年，他微微勾起嘴角，伸出手，語帶調侃地問：「還站得起來嗎？」

袁唯靖費力地抓著他的手，勉強爬了起來，捂著脖子問：「為什麼這種疼痛的感覺這麼真實？」

夏銘好笑地回答，「我不是說了，我們在陰間，就像活人在陽間一樣，你是『活』在陰間的人，懂了嗎？」

活在陰間的人啊，那是不是表示，死人來到陰間，就等於是重生了？

夏銘沒有再看袁唯靖充滿了疑惑的臉，見他站穩就放開了他的手，邁開步子不爽地說：「好了，快走吧，也不知道老大是不是還在等我們，都已經這麼晚了，可惡，我今天肯定要做通宵了。」

直到此刻，袁唯靖才有精力打量他們所在的這個房間。

除了牆角放著那個半人高的軟墊有點突兀外，這個房間看起來很氣派。

地板上鋪著柔軟漂亮的歐式地毯，頭頂有一盞水晶吊燈，此外，房間裡還有一張雕花茶几，兩把配套的椅子，和幾個開放式櫃子。櫃子上堆滿了資料夾，袁唯靖初步判斷這是一間資料室。

走在前面的夏銘打開了這個房間裡唯一的一扇門，門上方的牆壁上有一個圓形掛鐘，那是一個很普通的鐘，可袁唯靖盯著它看了幾秒鐘後就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。那鐘看起來確實很平常，黑色的邊框，白色的鐘面，兩根指針，可問題是，鐘面上的數字居然是逆時針方向排列的！

因為夏銘已經走了出去，袁唯靖沒有機會問這個鐘是怎麼回事，只能先快步跟了上去。

外面是一間辦公室，佈置和大家所熟知的一般公司差不多的，放著五張辦公桌，靠近門的位置是隔開的休息區和飲料櫃，右側靠外牆處則有一個單獨的隔間，應該是所長的辦公室。

正對著資料室門的牆壁上還有一個掛鐘，那個鐘的數字是完全正常的順時針排序，這讓袁唯靖更覺得資料室裡的鐘奇怪了。

從掛鐘的鐘面顯示，已經是傍晚六點多了，大概是過了下班時間的關係，辦公室空蕩蕩的，只有隔間裡還坐著一個人。

透過玻璃牆面，袁唯靖能夠看清那個人的樣子。

那是個看起來只有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，穿著白色的西裝，帶著一頂白色禮帽，長得非常俊美，袁唯靖幾乎從沒見過這麼好看的男人。

雖然夏銘也很帥，但是和這個人比的話，還是差了幾分味道。

那人的頭髮是黑色的，略微有點長，髮梢一點點捲，大概是聽到了這邊的聲音，他抬起了頭。

他有一雙深邃明亮的眼睛，鼻梁高挺，淡色的雙唇不過微微勾起，已經笑得讓人

無法轉開視線。

夏銘一巴掌拍在袁唯靖的背上，拎著他往裡頭走去，邊走邊說：「別看傻眼，反正以後經常會看到，勸你早點習慣他的臉。」

袁唯靖被他拍得背痛，咬著牙低聲問：「他就是所長嗎？長得這麼帥，他活著的時候是電影明星嗎？」

夏銘嘆了一聲，翻了個白眼說：「我是不知道他活著的時候是幹麼的，不過他已經死了一百多年了，他那個時代有沒有電影這種東西都不好說。」

「是這樣嗎？真是太可惜了。」

「沒什麼好可惜的，他現在可是樂得當陰間第一美男子。要知道，活人是會變老的，但死人的年齡不會再有變化，他在花一樣的年紀死去，這在陰間可是很有優勢的。」

袁唯靖覺得有一股冷風從頭上吹過，夏銘這人，是不是有點毒舌啊。

站在所長辦公室門口，夏銘象徵性地敲了下門，就推開門把袁唯靖丟了進去。

「老大，人我帶回來了，我繼續去工作了。」朝所長抬手算是打了個招呼，夏銘連珠炮似地說完，順手關上了門。

終於把那死小鬼丟到老大面前了，可惡，辦公室的那群傢伙一個個都好沒人性，居然都沒一個人留下來幫他。

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，夏銘看著凌亂的桌子上堆積如山的文件，咬著牙在心裡把其他同事的先祖都問候了一遍。

第二章 陰間生活 Start

所長辦公室裡，袁唯靖正侷促地站在門邊，不知所措地看著眼前的美男子。

看出他的不安，美男子站起身，朝放在辦公桌前的辦公椅指了指，面帶微笑地開口，「小靖，不用緊張，過來坐吧。」

呃……袁唯靖扯了扯嘴角。小靖？這個稱呼是不是太親熱了一點？他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吧？難道是因為他年紀比較小的關係，所長想在一開始就讓他有親切感？

儘管心裡有著一百個疑問，袁唯靖還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辦公桌前，朝所長恭敬地鞠了一躬。

所長朝他笑了笑，在坐下前從桌上的名片盒中拿出一張名片遞給他。

和夏銘一樣的黑色名片，除了工作職務和名字外其他都一樣，眼前的這位是陰間萬事達事務所的所長，黎洛。

「請坐吧。」在袁唯靖接過名片後，黎洛再度請他坐下。

袁唯靖愣愣地慢慢坐下，視線再度調回黎洛的臉上，他有太多問題想問了，以至於現在根本不知道應該從哪個問題問起。

黎洛單手撐著下巴，張口想說什麼，卻又突然想起什麼似地拍了下手，有些激動地說：「我知道你現在有一肚子疑問，不過在我向你解釋一切前，我想應該先讓你看看這個。」

說完，他從抽屜裡取出一張薄薄的長方形紙片，遞向袁唯靖。

袁唯靖伸手接過，在看清那是一張郵局匯款單後震驚得瞪大了眼睛，收款人那一欄清晰地寫著他的名字，而匯款人那一欄，是他母親的名字。

他真的收到了，父母給他燒的紙錢，現在變成了一張就算拿到陽間去也可以唬人的郵局匯款單。

袁唯靖咬住了唇，雙眼禁不住開始變得濕潤。

黎洛微笑地看著他，開始解釋，「陰間陽間雖然是兩個世界，但兩者間存在著界線，我們的郵局就是這條界線上的建築。所以陽間的人燒掉的紙錢，會全部由陰間郵局接收，再發出匯款單。如果收款人是已經轉世投胎的人，那麼這筆錢就會轉交給陰間政府作為建設資金。」

袁唯靖聽著黎洛流暢的話，嘴巴漸漸張大闔不攏。陰間原來這麼進步嗎？

「就像你來的時候所看到的，陰間現在建設得很好，和陽間已經沒有太大的區別。陽間有的東西這裡都有，陽間存在的問題這裡也都存在。可以說，陰間的一切都建立在陽間燒來的紙錢和其他東西上，但是我想你也知道，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，很多人認為一些習俗是迷信，宣揚禁止迷信，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對陰間產生了衝擊，導致這裡的窮人越來越多。」

「我們事務所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幫助沒有錢的人，因為貧富差距非常大，窮人的生活會比較艱苦，但隨著業務拓展越來越順利，事務所的規模已經徹底擴大了，到今天，已經是陰間最有名的委託事務所。我們的業務範圍非常廣，基本只要是顧客的委託，都會盡力做到。」

黎洛一口氣介紹了陰間和事務所的情況，因為非常易於理解，所以袁唯靖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。

對於他能這麼快進入狀況，黎洛顯得很滿意，微笑頷首後繼續說：「我想夏銘應該已經告訴你了，只要你找到穩定的工作，就不需要家人再為你燒紙錢。現在紙錢越來越貴，對你父母來說也是筆不小的開支。我看過你的資料，你很優秀，正好事務所目前也需要招聘一名新人，所以我就讓夏銘去接你，希望不會太過冒昧。」

聽到對方這樣客氣的口吻，袁唯靖有些不好意思，立刻擺手說：「不不，所長您太客氣了，我什麼狀況都還搞不清楚，您就給我一份工作，我感激您都來不及。只是，我沒什麼工作經驗，不知道是不是能做好。」

到今天之前，他都還只是一個無憂無慮的男孩，現在突然就要面對完全陌生的工作和養活自己的壓力，老實說，他有點茫然。

黎洛朝他露出安撫性的微笑，那笑容實在太耀眼，害袁唯靖有點臉紅。

「沒關係，可以慢慢學，沒有人一開始就是高手，夏銘他們也都是從菜鳥進化而來的。」

「那……一切就拜託您了，所長。」袁唯靖腦中其實還一片空白，但黎洛親和力十足的笑容讓他在不知不覺間安下了心。

「嗯，走吧，我先帶你去員工宿舍，你父母好像沒有燒房子給你，不過沒關係，宿舍的環境也非常好。」黎洛欣慰地點了點頭，站起身，他的個子不算太高，大

約在一百七十五左右，比袁唯靖只高了一點點。

袁唯靖知道近年來陽間很流行給去世的親人燒紙房子，而且房子的種類也越來越多，從最初的簡單小屋到三層樓配花園和小轎車的獨幢別墅都有。這麼說來，這些紙房子也會通過郵局匯過來嗎？

黎洛就像是知道他在想什麼般笑著解釋道：「房子是沒辦法直接匯過來的，但親人燒過房子後，陰間的人會收到一張房屋領取單據，憑單據可以到政府建設的公寓區去領住宅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袁唯靖摸了摸下巴，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。哇塞，陰間還真是個很有趣的地方，總覺得一切都超乎他的想像。

兩人出了所長辦公室，就見夏銘正在辦公桌前振筆疾書，看他周身彌漫黑氣的樣子，就知道他現在的心情一定很糟糕。

袁唯靖想到都是自己害他要加班，忍不住心生愧疚，正在考慮是不是應該打個招呼，身邊的黎洛笑著開了口。

「夏銘，辛苦你了，這些工作不完成你今天不許走喔，那麼，我先帶小靖去宿舍了。」

啪的一聲，夏銘手裡的筆被他捏斷了，他抬起頭，額頭上暴起兩根青筋，「姓黎的，你不要太過分了，小心我辭職不幹！」

「你不會的，」黎洛篤定地維持著燦爛的笑容，讓一邊的袁唯靖看得心驚膽跳，「付出和回報是等值的，不是嗎？」

幹！夏銘在心裡爆了句粗口，狠狠瞪了眼笑得像花兒一樣的人，低下頭繼續工作去了。

袁唯靖額頭掛著幾滴冷汗，側目朝黎洛瞥了一眼。

唔，他本來以為所長是很溫柔的人，現在看來，在這副純良的外表之下，其實是一顆黑到極致的心？看來以後千萬不能得罪所長。

離開辦公室，黎洛帶著袁唯靖走到電梯間，並介紹道：「事務所在這幢辦公大樓的四十四層，整層都是我們的，除了辦公室外還有會議室、接待室等，以後你會慢慢瞭解的。」

剛說完，叮的一聲，電梯的門在眼前打開，他帶頭走了進去，袁唯靖立刻跟上。電梯直接往下到地下一層的停車場，黎洛帶頭走到一輛銀色的奧迪跑車前，開了鎖，示意袁唯靖上車，同時說：「陰間的事物有兩種產生的途徑，一是通過陽間燒過來，二是通過科技研發人員自行研發，只要有懂得相關知識的人來到陰間，科技也就被帶過來了。」

「就是說，陽間有的一切這裡都可以生產嗎？」

「沒錯，只要有錢就可以了。」

「那陰間的科技不是早就應該比陽間更發達了嗎？畢竟到了這裡的人不會再變老，可以長時間投入研究。」袁唯靖腦子轉得很快，他忍不住想，如果按照這個說法的話，陰間對陽間來說應該已經是未來世界了吧？

黎洛低笑了聲，搖了搖頭，「很多科學家來到陰間的時候已經是垂暮老人，無法

進行研究，還有很多人會選擇轉世投胎，而不是永遠留在陰間。所以對現在的陰間來說，技術人員依然是比較缺乏的。」

「原來，人真的可以轉世投胎？」

「當然，否則陰間早就人口爆炸了。」

黎洛開了個玩笑，發動引擎，車緩緩駛出了車庫。

袁唯靖看著車窗外，月光柔和的從天空中灑落，華燈初上的大街上，行人們或談笑，或匆匆走路。

怎麼看，這個世界都一片繁華，和陽間沒有絲毫區別。

不，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……袁唯靖因為注意到什麼而側過身子，趴到了車窗上。

之前在空中俯視地面，他只是覺得大家的打扮都很時髦，但現在仔細看看，街上的人打扮不僅是時髦，有的可以說是前衛了！

這邊有人把頭髮染成綠色和藍色，那邊有人頂著幾十公分高的爆炸頭，怎麼看怎麼誇張啊！而且，附近的路人好像都很習以為常，要知道，這類打扮在陽間回頭率可是百分百。

不僅人是這樣，很多車子也被改造成了很特別的外觀，噴成五顏六色，還貼著顯眼的貼紙，在他們前面的那輛車，車頂上居然裝上了一對小小的翅膀……

注意到他的動作，黎洛笑了起來，「覺得很誇張是嗎？在這裡，沒有必要再有所顧忌，大家都很隨心所欲，畢竟大家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選擇在陰間重生，就是要解開心中所有的桎梏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這也算是陰間的特色吧。」

「也就是……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嗎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，當然，大多數人的本性還是很淳樸的，不會做出格的事。」黎洛打趣的說，說完還朝袁唯靖眨了眨眼睛，這讓袁唯靖原本還存在的最後一點點緊張也消失得乾乾淨淨。

他看著車外的一切，覺得胸腔中有一股期待和興奮在慢慢升騰起來。

這時，黎洛指著不遠處一幢的粉紅色公寓說：「那就是員工宿舍了，離公司不遠，你可以選擇步行，也可以坐巴士，一站就到了。」

看著那幢六層樓高的建築，袁唯靖詫異地問：「那整幢都是我們的員工宿舍嗎？事務所有這麼多人？」

黎洛低笑了聲，「看來是我的話讓你誤會了，那是一幢普通公寓，只不過我買了其中幾戶房子作為員工宿舍而已。加上你的話，事務所有三個員工住在裡面。」

「喔，夏先生也住在那裡嗎？」

「是的，另一位是個女孩子，叫朱曉喆，她只比你大兩歲，在你來之前是事務所最年輕的員工。」

黎洛這時把車開進了粉色那幢公寓所在的社區，門口的保全不但認識他，而且看起來很崇拜他的樣子，還特地從值班亭中走出來跟他打招呼。

車開到公寓樓下，黎洛沒有下車，而是從口袋裡摸出一把鑰匙遞給袁唯靖，鑰匙上刻著他的房間號碼：603。

「小靖，進門就可以看到電梯間，你自己上去吧。我還有事，要先走了，明天早上八點半記得準時去上班。你剛到陰間，身分證明還沒有辦好，那筆郵局匯款暫時還不能取。不過曉喆應該很快就會為你處理好，到時再讓夏銘帶你去取款。」意識到自己耽誤了黎洛很多時間，袁唯靖覺得臉頰發燙，當即接過鑰匙跳下車，深深朝他鞠了一躬，「是，所長，我知道了。」

黎洛唇邊浮起一絲欣慰的笑容，最後看了他一眼，開車走了。

袁唯靖走進公寓大門，順利找到了電梯間。

電梯裡面的鏡子裡映著他的身影，T恤加牛仔褲、球鞋的打扮對學生來說很常見，可想到夏銘和所長都是穿西裝，他思索著他是否也要去買一套像樣的衣服。雖然陰間是可以肆無忌憚的地方，可他還是所長說的那種「本性淳樸」的人嘛。想到這裡，電梯正好停了，袁唯靖撓了撓腦袋轉過身，在電梯門打開後走了出去。這幢公寓一層樓有四戶，603就在電梯的左手邊，用鑰匙打開門，他走進玄關，隨手按下了牆壁上的電燈開關。

柔和的橘黃色燈光立刻照亮了整個房間，一室一廳的戶型，裝潢得高貴典雅，而且家具一應俱全。

關上大門，袁唯靖走進臥室，正中央的大床上鋪著深色的床罩，房間裡有一個很大的衣櫃，他走過去，輕輕拉開了櫃門。

衣櫃裡掛滿了衣服，西裝、休閒服、風衣、運動衫，甚至還有禮服，除了衣服之外，最下面還有一排鞋子，從球鞋到皮鞋應有盡有。

袁唯靖有些傻眼，他拿出一套衣服比了一下，很快確認那正好是他的尺碼。

真是太意外了！事務所不但提供員工宿舍，連衣服都幫他準備好了，他實在想不透這麼好的事怎麼會掉到他頭上。

像這樣的事務所應該有很多人擠破腦袋想要進去工作吧？他怎麼會這麼幸運，一死掉就被所長招進去了呢？

激動過後，袁唯靖有點納悶，他的學業成績是很好沒錯啦，可同學們老說他智商高、情商低，這樣的他，所長到底是看中他哪一點呢？看來，有機會還是應該找所長問個明白。

胡思亂想之際，門鈴響了起來，袁唯靖一愣，轉身朝外走。

打開房門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團粉紅色，他眨了眨眼睛，愣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眼前是個有粉紅色頭髮的女孩子。

粉紅色的長髮、大大的無框眼鏡、藍白色的水手服、超大的胸部，等等，雖然這女孩的容貌是陌生的，但這打扮怎麼這麼眼熟？這、這不是《幸運星》裡的高良美幸嗎？

唔……陰間也很流行 Cosplay 嘛？

門外的「美幸」手上提著兩個塑膠袋，相比袁唯靖對她的驚訝，她顯然對他興趣缺缺。

鏡片後的大眼睛懶洋洋地掃過他，她抬手把塑膠袋遞給他，看著他說：「喏，你

的晚飯，所長要我帶給你的，還有需要瞭解的相關資料，名片也已經印好放在裡面。菜鳥須知請務必仔細閱讀，不然做錯事可不是被訓斥一頓就能善了的。」一口氣說完，「美幸」瀟灑地揮了揮手，轉身就要走。

袁唯靖呃了一聲，朝著她的背影喊道：「高良同學，那個……」

「美幸」聞言回過頭，有些訝異地挑高了眉梢，回話問了句，「想不到，你這樣的書呆子也看動漫？」

被評價為書呆子，袁唯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

遲疑的這一會兒功夫，少女已經朝他伸出了手，自我介紹，「我是朱曉喆，事務所的法務兼業務員。」

袁唯靖立刻受寵若驚地握住她的手，咧嘴笑了笑，「我叫袁唯靖，雖然是新來的菜鳥，但是我很喜歡看動漫。」

「不錯，這樣總算有人懂得欣賞我的裝扮了。」朱曉喆不無得意地說完，撫了撫自己粉紅色的長髮。

袁唯靖湊近盯著她看了一會兒，小心地問：「唔，陰間也流行玩 Cosplay 嗎？這是假髮吧？」

「廢話，當然是假髮，誰說陰間就不能玩 Cosplay 的？吾等動漫發燒友，就算死了也不會改變。」

朱曉喆的語氣充滿了驕傲，說完，還挺了挺胸，上下顫動的美胸頓時讓袁唯靖的鼻腔有點發熱。

「好了，我還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」

朱曉喆顯然完全沒考慮過自己對少年的殺傷力，沒有再給袁唯靖反應的時間，筆直走到 601 室門口，推門走了進去。

袁唯靖捂著鼻子回到自己的房間，心裡卻忍不住地想：她應該不是每天都這種萌妹打扮吧？不然天天看到的話，他說不定會貧血。

關上房門，他走到圓桌邊打開塑膠袋，首先入目的是一盒名片，打開的時候手有點抖，他清楚地感覺到心臟在怦怦亂跳。

這是他來到陰間的第一份工作，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張名片。

盒子裡靜靜躺著和夏銘他們一模一樣的黑色名片，只不過，他的職位是調查員兼業務員。

袁唯靖忍不住挑了挑眉，記得剛才朱曉喆說她是法務兼業務員？這麼說來，事務所的每個人都身兼兩職嗎？除了本職之外全部要兼任業務員，就連所長都是，會這樣安排，是因為人手不足嗎？

可如果是這種原因的話，為什麼不多招一點員工呢？事務所看起來不像是養不起更多人的樣子，好奇怪。

知道自己不可能想出答案，袁唯靖放棄了思索，又從袋子裡拿出了一本製作非常精簡的《萬事達事務所入職手冊》。

他盯著封面看了幾秒鐘，才意識到這就是朱曉喆剛才說的菜鳥須知。

塑膠袋裡還剩下一份非常豐盛的便當，袁唯靖決定邊吃晚飯邊把這本手冊看完。

事實上，由於手冊太薄，他只花了幾分鐘就翻完了，當時晚飯還沒吃到一半。

簡而言之，手冊上規定了幾條絕對不能觸犯的法則——

一、不得缺席每個月十五號的例行晨會。

二、不得隨意取消已經接受的委託。

三、事務所員工之間禁止不和。

四、不得將私人感情帶入委託工作中。

五、不得擅自使用力量干預一切陽間事物。

六、發生緊急事態時，必須以所長的意志為最優先。

袁唯靖翻來覆去細細思考著這六條鐵則，覺得好像每一條看起來都很正常，又覺得好像每一條都有點奇怪，但到底奇怪在哪裡，他說不清楚。

於是，到陰間的第一天，袁唯靖吃了一頓飽飯，舒舒服服洗了個澡，選好明天上班要穿的衣服放在床頭櫃上，鑽進溫暖柔軟的被窩，很快就睡著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唯靖精神飽滿地起了床，打點好自己後打開大門，立刻聽到外面有腳步聲，他興致勃勃地來到走廊上，果然在電梯前面看到一抹略有些歪斜的高祧背影。

「夏先生，早！」

歡快的嗓音，伴隨著一下不算重的拍肩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夏銘高大的身形居然被他這一掌直接拍得往前倒。

咚的一聲，夏銘的腦袋撞在了電梯門上，袁唯靖目瞪口呆地愣在了原地，半晌後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咦？到了陰間，他的力氣就變大這麼多嗎？

「哪個混蛋打我……」虛弱的嗓音響起，夏銘撐著電梯門的手上爆起一根青筋，慢慢轉過了頭。

袁唯靖嚇了一跳，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人就是他認識的夏銘。

濃濃的黑眼圈幾乎可以媲美大熊貓，英俊的臉龐憔悴得讓人不忍直視，下巴上青色的鬍碴則讓眼前的人平添了幾分頹廢的氣息。

夏銘勉強睜開一半的眼睛在看到袁唯靖後瞪了瞪他，然後佝僂著背，朝他虛弱地揮了揮拳頭，喃喃地說：「臭小子，你敢打我。」

「不不不——」袁唯靖立刻拚命搖頭，緊張地嚥了口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夏先生，你昨天整晚都沒有睡覺嗎？」

夏銘的額頭上冒出青筋，咬牙切齒地說：「你還有臉問？還不都是你害的！」

「那個……為什麼不跟所長請個假呢？至少早上可以多睡一會吧？」

「今天是十五號。」夏銘有氣無力地說完，電梯正好到了，袁唯靖連忙上前兩步，扶著他走進了電梯。

十五號？這個日期跳進腦海中，袁唯靖終於想起來了，十五號的晨會絕對不能缺席，這是事務所的第一條鐵則。

「唔，夏先生，為什麼每個月十五號的晨會絕對不能缺席？」

雖然他可以理解一家公司有所有職員必須出席的會議，但是這樣重要的會議頻繁到每個月就有一次，似乎不大合理。

「……」

「夏先生？」沒有得到回應，袁唯靖好奇地轉過頭，沒想到，他看到的居然是夏銘站著睡著了的樣子。

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他放棄了叫醒對方的殘忍想法，直到電梯叮的一聲停在一樓，他正打算搖醒夏銘，夏銘卻自己搖搖晃晃地就走出去了。

袁唯靖詫異地眨巴了下眼睛，追上去，在確認夏銘真的閉著眼睛在走路後，他頓時露出了驚歎加崇拜的表情。

夏銘是走路去上班的，袁唯靖因擔心他的「生命安全」，所以一直謹慎地跟在他身後。

走進事務所，老遠就聽到裡面傳來人聲，聽起來，那兩道陌生的嗓音正在議論他。

「聽說這次的新人才十八歲，應該很值得期待吧。」

「不知道耶，老大這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。不過比起能力，我倒是比較期待新人的家境，我們最近的財政有點危機了呢。」

「不會吧？有我們兩個人撐著，還會出現這種問題？」

「別忘了，親愛的小琪，我們兩個都死了快六十年，同輩的親人已經都入土了，下面的小輩哪裡還會記得我們。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們都沒收到紅包吧？還記得我們剛死那會，紅包可以供事務所開銷一整年呢。」

柔和好聽的男聲，彷彿優雅拉奏著的小提琴，加上語氣中帶著萬般無奈，讓人一聽就忍不住為他擔憂。

袁唯靖走在夏銘前面，為他推開辦公室的玻璃門，同時開始打量出現在視野中的人。

剛才說話的是個看起來年紀和夏銘差不多大的超級帥哥，不同於夏銘帶著冷峻的酷帥，眼前的這位是溫柔優雅的王子型美男，和所長黎洛算同一個類型。雖然不像所長那樣好看到驚天動地，但也幾乎讓人移不開視線了。

袁唯靖盯著他看了半天，在心裡感歎過這個事務所真是美男集中營後，把目光轉向了站在美男對面、自他進來後就沒有再開口，而是靜靜打量著他的人。

而這一看，袁唯靖立刻意識到自己剛才對事務所的定位根本就大錯特錯，這裡不是美男集中營，而是美人集中營！

昨晚扮成高良美幸的朱曉喆已經讓他覺得驚豔，可眼前的這位絕色美女，比朱曉喆更漂亮性感。

一頭長長的大波浪鬈髮野性十足，微瞇起的雙眼彷彿會放電，而她塗著鮮紅色唇膏的嘴唇，則無時無刻不散發致命的誘惑。

她穿著性感的V領收腰絲質襯衫，下身則是搭一條緞面寬褲，即使只是很普通的OL套裝，也展現出了她完美的窈窕身材。

袁唯靖忍不住嚥了口口水，他昨晚還在思考是否需要每天面對朱曉喆這個問題，可今天，他才發現那種擔憂根本就微不足道。